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五十六回 制造廠假札賺優差 仕學院冒名作槍手

卻說海州州判同了翻譯從洋船上回到自己衙門，急於要問所遞銜條，洋提督是否允准出信。當下翻譯先說洋提督如此不肯，經他一再代為婉商方才應允，並且答應信上大大的替他兩人說好話。州判老爺聽了，非凡之喜。一宵易過，次日又跟了同寅同到海邊送過洋提督開船方才回來。蕭長貴亦開船回省。過了一日，梅仁果然發了一個稟帖，無非又拿他辦理交涉情形鋪張一遍，後面敘述拿獲大盜，所有出力員弁，叩求憲恩，准予獎勵。等到制台接到梅仁的稟帖，那洋提督的信亦同日由郵政局遞到，立刻譯了出來。信上大致是謝制台派人接他，又送他土儀的話，下來便敘「海州文武相待甚好，這都是貴總督的調度，我心上甚是感激」。末後方敘到「海州州判某人及翻譯某人，他二人托我求你保舉他倆一個官職；至於何等官職，諒貴總督自有權衡，未便干預。附去名條二紙，即請台察」各等語。制台看完，暗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海州梅牧總算虧他的了。就是不拿住強盜，我亦想保舉他，給他點好處做個榜樣，如今添此一層，更有話好說了。至於州判、翻譯能夠巴結洋人寫信給我，他二人的能耐也不小，將來辦起交涉來一定是個好手。我倒要調他倆到省裡來察看察看。」當日無話。

次日司、道上院見了制台。制台便把海州來稟給他們瞧過，又提到該州州判同翻譯托外國官求情的話。藩司先說道：「這些人走門路竟走到外國人的門路，也算會鑽的了。所恐此風一開，將來必有些不肖官吏，拿了封洋人信來，或求差缺，或說人情，不特難於應付，勢必至是非倒置，黑白混淆，以後吏治，更不可問。依司裡的意思：海州梅牧獲盜一案，亟應照章給獎，至於州判某人，巧於鑽營，不顧廉恥，請請大帥的示，或是拿他撤任，或是大大的申斥一番，以後叫他們有點怕懼也好。」誰知一番話，制台聽了，竟其大不為然，馬上面孔一板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！朝廷正當破格用人，還好拘這個嗎？照你說法，外國人來到這裡，我們趕他出去，不去理他，就算你是第一個大忠臣！弄得後來，人家翻了臉，駕了鐵甲船殺了進來，你擋他不住，乖乖的送銀子給他，朝他求和，歸根辦起罪魁來，你始終脫不掉。到那時候，你自己想想，上算不上算？古語說得好：『君子防患未然。』我現在就打的是這個主意。又道是：『觀人必於其微』，這兩人會托外國人遞條子，他的見解已經高人一著，兄弟就取他這個，將來一定是個外交好手。現在中國人才消乏，我們做大員的正應該捨短取長，預備國家將來任使，還好責備苛求嗎。」藩台見制台如此一番說話，心上雖然不願意，嘴裡不好說什麼，只得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退了出去。

這裡制台便叫行文海州，調他二人上來。二人曉得外國信發作之故，自然高興的了不得，立刻裝束進省，到得南京，叩見制台。制台竟異常謙虛，賞了他二人一個坐位。坐著談了好半天，無非獎勵他二人很明白道理。「現在暫時不必回去，我這裡有用你們的地方。」兩人聽說，重新請安謝過。次日制台便把海州州判委在洋務局當差，又兼制造廠提調委員。那個翻譯，因他本是海州學堂裡的教習，拿他升做南京大學堂的教習，仍兼院上洋務隨員。分撥既定，兩人各自到差。海州州判自由藩司另外委人署理。海州梅仁因此一案，居然得了明保，奉旨送部引見。蕭長貴回來，亦蒙制台格外垂青，調到別營做了統領，仍兼兵輪管帶。都是後話不題。

且說海州州判因為奉委做了制造廠提調，便忙著趕去見總辦，見會辦，拜同寅，到廠接事。你道此時做這制造廠總辦的是誰？說來話長：原來此時這位當總辦的也是才接差使未久，這人姓傅，號博萬。他父親做過一任海關道，一任皇司，兩任藩司。後首來了一位撫台，不大同他合式，他自己估量自己手裡也著實有兩文了，便即告病不做，退歸林下。傅博萬原先有個親哥哥，可惜長到六歲上就死了。所以老人家家當一齊都歸了他。人家叫順了嘴，都叫他為傅百萬。其實他家私，老人家下來，五六萬是有的，百萬也不過說說好聽罷了。只因他生得又矮又胖，穿了厚底靴子，站在人前也不過二尺九寸高；又因他排行第二，因此大家又贈他一個表號，叫做傅二棒錘。傅二棒錘自小才養下來沒有滿月，他父親就替他捐了一個道台，所以他的這個道台，人家又尊他為「落地道台」。但是這句話只有當時幾個在場的親友曉得，到得後來亦就沒有人提及了。後來大眾所曉得的只有這傅二棒錘一個綽號。

且說傅二棒錘先靠著老人家的餘蔭，只在家裡納福，並不想出來做官，在家無事，終日抽大煙。幸虧他得過異人傳授，說道：「凡是抽煙的人，只要飯量好，能夠吃油膩，臉上便不會有煙氣。」他這人吃量是本來高的，於是吩咐廚房裡一天定要宰兩只鴨子：是中飯吃一只，夜飯吃一只；剩下來的骨頭，第二天早上煮湯下面。一年三百六○天，天天如此。所以竟把他吃得又白又胖，竟與別的吃煙人兩樣。他抽煙一天是三頓：早上吃過點心，中飯，晚飯，都在飯後。泡子都是跟班打好的，一口氣，一抽就是三○來口，口子又大，一天便百○來口，至少也得五六錢煙。等到抽完之後，熱毛巾是預備好的，三四個跟班的，左一把，右一把，擦個不了，所以他臉上竟其沒有一些些煙氣。擦了臉，自己拿了一把鏡子，一頭照，一頭說道：「我該了這們大的家私，就是一天吃了一兩、八錢，有誰來管我！不過像我們世受國恩的人家，將來總要出去做官的，自己先一臉的煙氣，怎麼好管屬員呢。」有些老一輩人見他話說得冠冕，都說：「某人雖有嗜好，尚還有自愛之心。」因此大家甚是看重他，都勸他出去混混。無奈他的意思，就這樣出去做官，庸庸碌碌，跟著人家到省候補，總覺不願，總想做兩件特別事情，或是出洋，或是辦商務，或是那省督、撫奏調，或是那省督、撫明保，做一個出色人員，方為稱意。但是在家納福，有誰來找他？誰知富貴逼人，坐在家裡也會有機會來的。

齊巧有他老太爺提拔的一個屬員，姓王，現亦保到道員，做了出使那一國的大臣參贊。這位欽差大臣姓溫，名國，因是由京官翰林放出來的，平時文墨功夫雖好，無奈都是紙上談兵，於外間的時務依然隔膜得很。而且外洋文明進步，異常迅速，他看的洋板書還是○年前編纂的，照著如今的時勢是早已不合時宜的了，他卻不曉得，捨了人家的唾餘，還當是「入時眉樣」。亦幸虧有些大老們耳朵裡從沒有聽見這些話，現在聽了他的議論，以為通達極的了，就有兩位上折子保舉他使才。中國朝廷向來是大臣說甚麼是甚麼，照便奉旨記名，從來不加考核的。等到出使大臣有了缺出，外部把單子開上，又只要裡頭有人說好話，上頭亦就馬上放他。等到朝旨下來，什麼謝恩、請訓都是照例的事。就是上頭召見，問兩句話，亦不過檢可對答的回上兩句，餘下不過磕頭而已。列位看官試想：任你是誰，終年不出京城一步，一朝要叫你到外洋，你平時看書縱雖明白，等到辦起事來，兩眼總漆黑的。

閑話少敘。且說這溫欽差召見下來，便到各位拿權的王大臣前請安，請示機宜，以為將來辦事的方針。這些大人們當中有關切的，便荐兩個出過洋、懂得事務的，或當參贊，或充隨員，以為指臂之助。還有些汲引私人的，亦只顧荐人，無非為三年之後得保起見。當下只傅二棒錘父親所提拔那位屬員王觀察，已有人把他荐到溫欽差跟前充當參贊。幸喜欽差甚是器重他。他便想到從前受過好處的傅藩台的兒子。亦是傅二棒錘有出山的思想，預先有過信給這王觀察。王觀察才幹雖有，光景不佳，既然出洋，少不得添置行頭，籌寄家用，雖有照例應支銀兩，無奈總是不敷，所以也須張羅幾文。心上早看中這傅二棒錘是個主兒，本想朝他開口，齊巧他有信來托謀差使，便將機就計，在溫欽差前竭力拿他保荐，求欽差將他攜帶出洋。欽差應允。王觀察便打電報給他，叫他到上海會齊。等到到得上海，會面之後，傅二棒錘雖然是世家子弟，畢竟是初出茅廬，閱歷尚淺，一切都虧王觀察指教，因此便同王觀察分親密，王觀察因之亦得遂所願。兩人遂一塊兒跟著欽差出洋。王觀察當的是頭等參贊。因為這傅二棒錘已經是道台，小的差使不能派，別的事又委實做不來，又虧王觀察替他出主意，教他送欽差一筆錢，拜欽差為老師，欽差亦就奏派他一個挂名的差使。溫欽差自當窮京官當慣的，在京的時候，典質賒欠，無一不來。家裡有一個太太，兩個小姐。太太常穿的都是打補釘的衣服。光景艱難，不用老媽，都是太太自己燒茶煮飯，漿洗衣服。這會子得了這種闊差使，在別人一定登時闊綽起來，誰知道這位太太德性最好，不肯忘本，雖然做了欽差大人，依舊是一個人不用，上輪船，下輪船，倒馬桶，招呼少爺、小姐，仍舊還是太太自己做。朋友們看不過。告訴了欽差，托欽差勸勸他。他說道：「我難道不曉得現在有錢，但是有的時候總要想到沒有的時候。如今一有了錢，我們就盡著花消，倘或將來再遇著難過的日子，我們還能過麼。所以我如今決計還要同從前一樣，有了攢聚下來，豈不更好。

」欽差見他說得有理，也只得聽他。好在也早已看慣了的，並不覺奇。

傅二棒錘既然拜了欽差為老師，自然欽差太太也上去叩見過。太太說：「你是我們老爺的門生，我也不同你客氣。況且到了外洋，我們中華人在那裡的少，我們都是自己人一樣。你有什麼事情只管進來說，就是要什麼吃的、用的亦盡管上來問我要，我總拿你當我家子侄一樣看待，是用不著客氣的。」傅二棒錘道：「門生蒙老師、師母如此栽培，實在再好沒有。」說著，又談了些別的閑話，亦就退了出來。

這一幫出洋的人，從欽差起，至隨員止，只有這傅二棒錘頂財主，是匯了幾萬銀子帶出去用的。雖然不帶家眷，管家亦帶了三四個。穿的衣裳，脫套換套。他說：「外國人是講究乾淨的。」穿的襯衣衫褲，夏天一天要換兩套，冬天亦是一天一身。換下來的，拿去重洗。外國不比中國，洗衣裳的工錢極貴，照傅二棒錘這樣子，一天總得兩塊金洋錢工錢，一月統扯起起來，也就不在少處了。

欽差幸虧有太太，他一家老少的衣衫，自從到得外洋一直仍舊是太太自己漿洗。在外國的中國使館是租人家一座洋房做的。外國地方小，一座洋房總是幾層洋樓，窗戶外頭便是街上。外國人洗衣服是有一定做工的地方，並且有空院子可以晾曬。欽差太太洗的衣服，除掉屋裡，只有窗戶外頭好晾。太太因為房裡轉動不開，只得拿長繩子把所洗的衣服一齊拴在繩子上，兩頭釘好，晾在窗戶外頭。這條繩子上，褲子也有，短衫也有，襪子也有，裹腳條子也有，還有四方方的包腳布，色也有藍的，也有白的，同使館上面天天挂的龍旗一般的迎風招展。有些外國人在街上走過，見了不懂，說：「中國使館今日是什麼大典？龍旗之外又挂了些長旗子、方旗子，藍的，白的，形狀不一，到底是個什麼講究？」因此一傳□，□傳百，人人詫為奇事。便有些報館訪事的回去告訴了主筆，第二天報上上了出來。幸虧欽差不懂得英文的，雖然使館裡逐日亦有洋報送來，他也懶怠叫翻譯去翻，所以這件事外頭已當著新聞，他夫婦二人還是毫無聞見，依舊是我行我素。

傅二棒錘初到之時，衣服很拿出去洗過幾次，便有些小耳朵進來告訴了欽差太太，說傅大人如何闊，如何有錢，一天單是洗衣服的錢就得好幾塊。欽差太太聽了，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：「要是我有了錢，決計不肯如此用的。我們老爺、少爺的衣服統通是一個月換一回，我自己論不定兩三個月才換一回，那裡有他闊，天天換新鮮。他一個月有多少薪水，全不打算打算。照這樣子，只怕單是洗衣服還要去掉一半。你們去同他說：橫豎一天到晚空著沒有事情做，叫他把換下來的衣裳拿來，我替他洗。他一天要化兩塊錢的，我要他一天一塊錢就夠了。他也好省幾文。我們也樂得賺他幾文，橫豎是我氣力換來的。」

當下，果然有人把這話傳給了傅二棒錘。傅二棒錘因為他是師母，如把褲子、襪子給他洗，終覺有些不便，一直因循未果。後來欽差太太見他不肯拿來洗，恐怕生意被人家奪了去，只得自己請傅二棒錘進來同他說。傅二棒錘無奈，只得遵命，以後凡是有換下來的衣服，總是拿進來給欽差太太替他漿洗。頭兩個月沒有話說，傅二棒錘因為要巴結師母，工價並不減付，仍照從前給外國人的一樣。欽差太太自然歡喜。

有天有個很出名的外國人請欽差茶會，欽差自然帶了參贊、翻譯一塊兒前去。到得那裡，場子可不小，男男女女，足足容得下二三千人。多半都是那國的貴人闊人，富商巨賈，此外也是各國人公使、參贊，客官商人。凡是有名的人統通請到。傅二棒錘身穿行裝，頭戴大帽，翎頂輝煌的也跟在裡頭鑽出鑽進。無如他的人實在長得短，站在欽差身後，墊著腳指頭想看前面的熱鬧，總被欽差的身子擋住，總是看不見；夾在人堆裡，擠死擠不出，把他急的了不得，只是拿身子亂擺。

齊巧他身子旁邊站了一個外國絕色的美人。外國的禮信：凡是女人來到這茶會地方，無論你怎樣闊，那女人下身雖然拖著掃地的長裙，上半身卻是袒胸露肩，同打赤膊的無異。這是外國人的規矩如此，並不足為奇的。傅二棒錘站在這女人的身旁，因為要擠向前去瞧外面的熱鬧，只是把身子亂擺，一個腦袋，東張西望，賽如小孩搖的鼓一般。那女人覺得膀子底下有一件東西磕來碰去，翠森森的毛，又是涼冰冰的，不曉得是什麼東西。凡是外國人茶會，一位女客總得另請一位男客陪他。這男客接到主人的這副帖子，一定要先發封信去問這女客肯要他接待與否，必須等女客答應了肯要他接待，到期方好前來伺候。倘若這女客不要，還得主人另請高明。閑話休敘。且說這天陪伴這位女客的也是一位極有名望的外國人，聽說還是一個伯爵，是在朝中有職事的。當時那外國女客因不認得那件東西，便問陪伴他的那個伯爵，問他是什麼。幸虧那位伯爵平時同中國官員往來過幾次，曉得中國官員頭上常常戴著這翠森森、涼冰冰的東西，名字叫做「花翎」，就同外國的「寶星」一樣，有了功勞，皇上賞他准他戴他才敢戴，若是不賞他卻是不能戴的。那位伯爵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卻把銀子可捐戴的一層沒有告訴了他。這也是那位伯爵不懂得中國內情的緣故，休要怪他。當下那外國女客明白了這個道理，便把身子退後半尺，低下頭去把傅二棒錘的翎子仔細端詳了一回，又拿手去摩弄了一番，然後同那伯爵說笑了幾句，方始罷休。

這天傅二棒錘跟了欽差辛苦了幾個時辰，人家個子高，看得清楚，倒見了許多什面；獨有他長得矮，躲在人後頭，足足悶了一天，一些些景致多沒有瞧見。因此把他氣的了不得，回到使館，三天沒有出門。

第四天，有個出名製造廠的主人請客，請的是中國北京派來考查制造的兩位委員。這兩位委員都是旗人，一名呼裡圖，一名搭拉祥，都是部曹出身。到了外洋，自然先到欽差衙門稟到，驗過文書，卻與傅二棒錘未曾謀面。這晚廠主人請那兩位委員，卻邀他作陪。傅二棒錘接到了信，便一早的趕了去，見了外國人，寒暄幾句。接著那兩位委員亦就來了。進門之後，先同外國人拉手，又同傅二棒錘見，問傅二棒錘：「貴姓？台甫？貴處？貴班？貴省？幾時到外洋來的？」傅二棒錘一一說了。他倆曉得是欽差大人的參贊，不覺肅然起敬。

傅二棒錘仔細看他二人：一個呼裡圖，滿臉的煙氣，青枝枝的一張臉；一個搭拉祥，滿臉的滑氣，汕幌幌的一張臉。年紀都在三□朝外，說的一口好京話，見了人滿拉攏，傅二棒錘亦問他二人官階一切。呼裡圖說是：「內務府員外郎，現在火器營當差。」搭拉祥是「兵部主事，現蒙本部右堂桐善桐大人在王爺跟前遞了條子，蒙王爺恩典派在練兵處報效。」『是咱倆商量：凡是人家出過洋的回來，總是當紅差使。所以咱倆亦就稟了王爺，情願出洋游歷，考查考查情形，將來回來報效。王爺聽了很歡喜。臨走的這一天，咱倆到王爺跟前請示。他老人家說：「好好好，你們出去考察回來，一家做一本日記，我替你們進呈，將來你倆升官發財都在這裡頭了。」傅二哥，你想，他老人家真細心！真想得到！咱倆蒙他老人家這樣栽培，說來真真也是緣分。」

傅二棒錘聽了他二人這一番說話。默默若有所悟，聽他說完，只得隨口恭維了兩句。接著便是本廠的主人同他二人說話，兩邊都是通事傳話。廠主人問他二位：「在北京做此什麼事情？想來一定忙的？」呼裡圖說是：「吃錢糧，沒有別的事情。」外國人不懂。通事又問了他，才曉得他們在旗的人，自小一養下來就有一份口糧，都是開支皇上家的。廠主人方才明白。又問搭拉祥，搭拉祥說：「我單管畫到。」廠主人又不知甚麼叫「畫到」。搭拉祥說：「我們當司官的，天天上衙門，沒有什麼公事，又要上頭堂官曉得我們是天天來的，所以有本簿子，這天誰來過，就畫上個『到』字。我專當這差使。除掉自己之外，還有些朋友，自己不來，托我替他代畫的。所以我天天上這一趟衙門，倒也很忙。」

廠主人又問他二人：「這遭出來到我們這裡，可要辦些什麼槍炮機械不要？」搭拉祥正待接腔，呼裡圖搶著說道：「從前咱們火器營裡用的都是鳥槍，別的槍恐怕沒有比過他的。至於炮，還是那年聯兵進城的時候，前門城樓上架著幾尊大炮，到如今還擺著，咱瞧亦就很不小了。」當下廠主人見他說的話不類不倫，也就不談這個，另外說了些閑話。等到吃完客散，傅二棒錘回到使館，心想：「現在官場只要這人出過洋，無論他曉得不曉得，總當他是見過什面的人，派他好差使。我這趟出洋總算主意沒有打錯，將來回去總得比別人占點面子。」

一個人正在肚裡思量，不提防接到家裡一個電報，說是老太太生病，問他能否請假回去。他得到這個電報，心上好不自在。要想留下，究竟老太太天性之親，一朝有病，打了電報來，要說不回去，於名分上說不下去；如果就此請假回國，這裡的事半途而廢，將來保舉弄不到，白吃一趟辛苦，想想亦有點不合算。左思右想，不得主意。後來他這電報一個使館裡都傳開了，瞞亦難瞞。

欽差打發人來問他，老太太犯的是什麼病，要電報去看。他一想不好，只得上去請假，說要回國省親。又道：「倘若門生的母親病好了，再回來報效老師。」溫欽差道：「我本想留下你幫幫我的，因為是你老太太有病，我也不便留你，等你回去看看好放心。老弟幾時動身？大約要多少川資？我這裡來拿就是了。」

傅二棒錘一想：「這個樣子，不能不回去了的，眼望著一個保舉不能到手。至於回國之後，要說再來，那可就煩難了。」躊躇了一回，忽然想到前日呼裡圖、搭拉祥二人的說話，只要到過外洋，將來回去總要當紅差使的，於是略略把心放下。又想：「他們到這裡游歷的人都要記本日記簿子，以為將來自見地步。我出來這半年，一筆沒記。而且每日除掉抽大煙，陪著老師說閑話之外，此外之事一樣未曾考較，就是要記，叫我寫些什麼呢？回去之後，沒有這本東西做憑據，誰相信你有本事呢？」

亦是他福至性靈，忽又想到一個絕妙計策，仍舊上來見老師，說：「門生想在這裡報效老師，無奈門生福薄災生，門生的母親又生起病來，門生不得不回去。辜負老師這一番栽培，門生抱愧得很。」欽差道：「父母大事，這是沒法的。你回去之後，能夠你們老太太的病就此好了，你趕緊再來，也是一樣。倘或真果有點什麼事故，你老弟一時不得回來，好在愚兄三年任滿，亦就回國，我們後會有期，將來總有碰著的日子。」

傅二棒錘道：「門生蒙老師如此栽培，實在無可報答，看樣子，門生的母親未必再容門生出洋。門生的意思，亦就打算引見到省，稍謀祿養。門生這一到省，人地生疏，未必登時就有差委。門生想求老師一件事情。……」欽差不等他說完，接著問道：「可是要兩封信？老弟分發那一省？」傅二棒錘道：「門生想求老師賞兩個札子。」欽差想了想，皺著眉頭，說道：「我內地裡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委你去辦。」

傅二棒錘道：「不是內地，仍舊在外國。英國的商務，德國的槍炮，美國的學堂，統通求老師賞個札子，等門生去查考一遍。」欽差道：「不是你老太太有病你急於回去，還有工夫一國一國的去考查這些事情嗎？」傅二棒錘道：「門生並不真去。」欽差道：「你既不去，又要這個做甚麼？這更奇了！」

傅二棒錘又扭捏了半天，說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；老師大遠的帶了門生到這外洋來，原想三年期滿，提拔門生得個保舉，以便將來出去做官便宜些。誰料平空裡出了這個岔子，現在保舉是沒有指望。這是門生自己沒有運氣，辜負老師栽培，亦是沒法的事。門生現在求老師賞個札子，不為別的，為的是將來回國之後，說起來面子好看些。雖說門生沒有一處處走到，到底老師委過門生這門一個差使，將來履歷上亦寫著好看些。」

溫欽差聽了一笑，也不置可否。你道為何？原來溫欽差的為人極為誠篤，說是委了差使不去這事便不實在，所以他不甚為然，因之沒有下文。當下但問他：「幾時動身？川資可到帳房去領。」傅二棒錘見欽差無話，只得退了下來，心上悶悶不樂。幸虧他父親提拔的那位王觀察此時正在使館當參贊，聽得他這個消息，立刻過來探望。傅二棒錘只得又托他吹噓，王觀察一口應允。傅二棒錘又說：「只要欽差肯賞札子，情願不領川資，自行回國。」王觀察正是欽差信用之人，說的話自然比別人香些。欽差初雖不允，禁不住一再懇求，又道是：「傅某人情願不領川資，況且給他這個札子，無關出入。」欽差因他說話動聽，自然也應允了。

誰知傅二棒錘得到這個札子，卻是非凡之喜，立刻收拾行李，叩謝老師，辭別眾同事，急急忙忙，趁了公司船回國。在公司船上，足足走兩個多月方回到上海。在上海棧房裡耽擱一天，隨即即回原籍。老太太的病乃是多年的老病，時重時輕，如今見兒子從外洋回來，心上一歡喜，病勢自然鬆減了許多，請了大夫吃了幾帖藥，居然一天好似一天。傅二棒錘於是把心放下。這趟出洋雖然化了不少冤枉錢，又白辛苦了半年多，保舉絲毫無望，然而被他弄到了這個札子，心裡卻是高興。路過上海時，請教了一位懂時務的朋友，買了幾部什麼《英軹日記》、《出使星軹筆記》等類。空了便留心觀看。凡是那一國輪船打得好，那一國學堂辦得好，那一國工藝振興得好，那一國槍炮製造得好，雖不能全記，大致記得一、半成。到了台面上同人家談天，說的總是這些話。大眾齊說：「某人到過一趟外洋，居然增長了這多見識。」傅二棒錘聽了，心上歡喜。仍舊逐日溫習，一直等到老太太可以起床，看看決無妨礙的了，他便起身進京引見。

到得京裡，會見幾位大老們，問他一向做得什麼。他便說：「新從外洋回來，奉出使大臣某欽差的札子，委赴各國考察一切。事完正待銷差，忽接到老母病電，一面電稟銷差，一面請假回國。現因親老，不敢出洋，所以才來京引見的。」大老們聽了他這番說話，又問他外國的事情，他便把什麼《英軹日記》、《出使筆記》所看熟的幾句話說了出來。聽上去倒也是原原本本，有條不紊。大老們聽了，都贊他留心時事。又問他外國景致，這是更無查對之事，除自己知道的之外，又隨口編造了許多。那些大老爺有幾位輪船都沒有坐過，聽了他話還有什麼不相信的。傅二棒錘見人家相信他的話，越發得意的了不得。

引見之後，遂即到省，指的省分是江蘇。先到南京稟見制台，傳了上去。制台是已經曉得他的履歷的了。一來他父親做過實缺藩司，從前曾在那裡同過事，自然有點交情；二來又曉得他從外洋回，南京候補雖多，能夠懂得外交的卻也很少，某人既到過外洋，情形一定是明白的，因此已經存了個另眼看待的心。等到見面，傅二棒錘又把溫欽差派他到某國某國查考什麼事情一一陳說一遍。說完，又從靴筒裡把溫欽差給他的札子雙手遞給制台過目。制台略為看了一看，便問他所有的地方可曾自己一一親自到過。傅二棒錘索性張大其詞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不但身到其處，並且一一都考較過，誰家的機器，誰家的章程，滔滔汨汨，說個不了。好在是沒有對證的，制台當時已不免被他所瞞。等他下去，第二天，同司、道說：「如今我們南京正苦懂得事的少，如今傅某人從外洋回來。倒是見過什面的，有些交辦的新政很可以同他商量。他閱歷既多，總比我們見得到。」司、道都答應著。

又過了幾天，傅二棒錘稟辭，要往蘇州，說是稟見撫台去。制台還同他說：「這裡有許多事要同你商量，快去快來。」傅二棒錘自然高興。等到了蘇州，又把他操演熟的一套工夫使了出來。可巧撫台是個守舊人，有點糊裡糊塗的，而且一向是謹小慎微，屬員給他一個稟帖，他要從第一行人家的官銜、名字，「謹稟大人閣下敬稟者」讀起，一直讀到「某年月日」為止，才具只得如此，還能做得什麼事情。所以聽了他的說話，倒也隨隨便便，並不在意。傅二棒錘見蘇州局面既小，撫台又是如此，只得仍舊回到南京。

此時制台正想振作有為。都說他的人是個好的，只可惜了一件，是犯了「不學無朮」四個字的毛病。倘或身旁有個好人時時提醒了他，他卻也會做好官的。無奈幕府裡屬員當中，辦洋務的只仗著翻譯。要說翻譯，外國話、外國文理是好的，至於要講到國際上的事情，他沒有讀過中國書，總不免有點偏見，幫著外國。所以這位制台靠了這班人辦理外交，只有愈辦愈壞，主權慢慢削完，地方慢慢送掉，他自己還不曾曉得。此外管軍政的，管財政的，管學務的，縱然也有一二個明白的在內，無奈好的不敵壞的多，不是借此當作升官的捷徑，便是認做發財的根源。一省如此，省省如此，國事焉得而不壞呢！

閑話休敘。且說傅二棒錘回到南京，制台又謬採虛聲，拿他當作了一員能員，先委了他幾個好差使。隨後他又上條陳，說省城裡這樣辦得不好，那樣辦得不對，照外國章程，應該怎樣怎樣。制台相信了他的話，齊巧製造槍炮廠的出差，就委他做了總辦；又拔給許多款項叫他隨時整頓。不久又兼了一個銀元局的會辦，一個警察局會辦。這幾個差使都是他說大話、發空議論騙了來的。考其究竟，還虧溫欽差給了他那個考查各國的札子。他雖然一處沒有去，借了這札子的力量，居然制台相信他，做了這廠的總辦。那海州州判調省之後，制台拿他拔在廠裡當差。其時正當這傅二棒錘初委總辦，接手未久。亦是他倆官運亨通：傅二棒錘自從接差之後，諸事順手，從未出過一點岔子，所以制台愈加相信。當了兩年紅差使，跟手就委署一任海關道。交卸到省，仍舊當他的紅差使。那位州判老爺因為憲眷優隆，亦就捐升同知，做了「搖頭大老爺」，說是遇有機會就可以過班知府。後來能否如願，書中不及詳敘。

（搖頭大老爺：指通判。通判是知府的輔佐官，知縣見了通判要行見上司禮節，而過後則搖頭，是瞧不起通判的，所以叫通判為「搖頭大老爺」。）

且說彼時捐例大開，各省候補人員□分擁擠，其中魚龍混雜，良莠不齊。做上司的人既漫無區別，專檢些有來往、有交情，或

者有大帽子寫信的人，照應照應，量委差缺。有些苦的，候補了□來年永遠見不到上司面的人還有。因此京裡有位都老爺便上了一個折子，請旨飭令各省督、撫，整頓吏治，甄別賢愚，好的留省當差，壞的咨回原籍，或是責令學習。折子上去，上頭自然沒有不准，立刻由軍機處寄字各省督、撫照辦。各省當中，有些已有「課吏館」的，奉到這個上諭，譬如本來敷衍的，至此也要整頓起來。還有些督、撫曉得捐班當中通的人少，也不忍過於苛求。凡是捐班人員初到省，道、府大員總得給他個面子，不肯過於頂真，同、通以下以及佐雜就用不著客氣了。

這些人到省，並不要他做什麼策論，也不要局門考試，同通、知縣只要他當面點《京報》。北京出的《京報》，上面所載的不過是「宮門抄」同日本的幾道諭旨以及幾個折奏，並沒有什麼深文奧義，是頂容易明白的。這時候做督、撫的人隨手翻一條，或是諭旨，或是折片，只要不點「騎馬句」就算是完卷。算算是並不煩難。無奈有些候補老爺仍舊還是點不斷。

（課吏館：各省設立為候補官員學習的地方。）

（「宮門抄」：清代內閣發抄的關於宮廷動態等情況，同報房抄出，為京報內容之一，或單獨印刷發售，由宮門口抄出，故名。）

傳說那一省有一個候補同知到省，撫台叫他點《京報》，點的是那一省的巡撫上的折子。這位巡撫是姓覺羅，他當下拿筆在手，「某省巡撫」一點，「奴才」一點，「覺羅」一點。點到這裡，撫台說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不消再往下點了！」當下那位同知還不曉得自己點錯，等到眾一齊點過，退了下去，還要指望上司照應他，派他差使。那知道過了兩天，掛出牌來，是叫他回籍學習。他到此急了，一時摸不著頭腦。請教旁人，旁人說：「莫非你點《京報》點錯了罷？」他還不服。人家問他點的那一段，他便背給人家聽。又道：「旗人的名字一直是兩個字的，『奴才』底下『覺羅』兩字一定是這位撫台的名字，我點的並不錯。」人們見他不肯認錯，也就鼻子裡冷笑一聲，不告訴他，等他糊塗一輩子。但是上司挂牌叫他回去學習是從無挽回得來的，只得收拾行李，離開此省，另作打算。此外因點破句子鬧笑話的尚不知其數，但看督撫挑剔不挑剔，憑各人的運氣去碰罷了。

至於一班佐雜，學問自然又差了一層，索性《京報》也不要他點了，只叫他各人把各人的履歷當面寫上三四行。督、撫來不及，就叫首府代為面試。只要能寫得出，已算交代過排場，倘若字跡稍些清楚點就是超等。至於寫不成字的往往□居六七，要參參革職亦參不了許多，要咨回原籍亦咨不了許多。做上司的到了此時亦只好寬宏大量，積點明驚，給他們留個飯碗罷了。

閑話少敘。目下單說湖南一省，新近換了兩任巡撫，著實文明，很辦了些維新事業，屬下各員望風承旨，極應該都開通的了。那知開者自開，閉者自閉。當時正接著這考試屬員的上諭，撫台本是個肯做事的人，當下便傳兩司商量辦法。藩台說：「同、通、州、縣，本有月課。現在考較他們，也不過同月課一個樣子。」臬台說：「其實只要月課頂真些考，考得好的，拔委差缺，那不好的，自然也要巴結上進。」撫台道：「這個我豈不知，但是現在軍機裡鄭重其事的寫出信來，總得另外考試一場，分別一個去取。我的意思不光是專考捐班人員，就是科甲出身的也應一體與試。」

齊巧藩台是個甲班，便道：「科甲出身人員總求大帥給他一個面子，可否免其考試？」撫台道：「這個不可。科甲人員文理雖通，但是他們從前中舉人，中進士，都是仗著八股、試帖騙得來的，於國計民生毫無關係。這番考試乃是試以政事，公事明白的方可做官；倘若公事不明白，雖是科甲出身，也只好請他回家處館。這樣人倘若將來拿了印把子，怕不誤盡蒼生嗎！」藩台聽了無話。

當下，撫台便叫藩台傳諭他們：自從候補道、府起至佐雜為止，分作三天，一體考試。如有規避，從重參處。倘有疾病，隨後補考。這個風聲一出，人人害怕，個個驚皇。不但一班候補道台怨聲載道，自以為已經做了監司大員，如今還要他同了一班小老爺分班考試，心上氣的了不得。至於一班科甲人員尤其不平，心想：「我們乃是正途出身，又不是銀子買來的，還要考甚麼！」但是撫台既有這個號令，又不敢違拗，只得一個去打聽幾時才考，考些甚麼，打聽著了，以便出預先揣摩起來。

其中有位候補知府乃是一位太史公截取出來的。到省後亦委過兩趟好點的差使，無奈總是辦理不善，鬧了亂子，撤了回來，因此也就空在省裡。他雖然改官外省，卻還是積習未除。他點翰林的那年，已經四□開外，五□多歲上截取出來。目下已經六□三歲，然而精神還健，目力還好。每日清晨起來，定要臨摹《靈飛經》，寫白折子兩開方吃早點。下午太陽還未落山的時候，又要翻出詩韻來做一首五言八韻詩。他說：「吟詩一事，最能陶寫性靈。」然而人家見他做詩卻是甚苦，或是煉字，或是煉句，往往一首詩做到二三更天還不得完。詩不做完就不睡覺。偶然得到了一句自己得意的句子，馬上把太太、少爺一齊叫了來，講給他們聽。有時太太睡了覺，還一定要叫醒了，或爬在床沿上高聲朗誦，念給太太聽。他自從當童生起，一直頂到如今，所有做的試帖詩稿，經他自己刪汰過五次，到如今還有二尺來高，六□幾本，自以為在清朝當中也算得一位詩家了。後來朝廷廢去八股、試帖，改試策論，他聽了大不為然。此時已經改外候補，因為得了這個信息，氣的三天沒有上衙門。同寅當中有兩個關切的，還當他有病在家，都走來瞧他，問他為什麼不出門。他嘆口氣，對人說道：「現在是雜學龐興，正學將廢！眼見得世界上讀書的種子就要絕滅了」自此以後，白折子寫的格外勤，試帖詩做的格外多。人家問他何苦如此，他說他是為正學綿一線之留延，所以不得不如此。大家都說他癡迷心竅，也就不再勸他。

（截取：具有一定資格的官員，由吏部根據他的科分、名次、食俸年限，核定他截止的期限，予以選用。）

（《靈飛經》：道教經名，唐書法家鐘紹京曾節錄經文，寫成靈飛經帖，成為習小楷字的范本。）

又過了些時，聽見撫台有考試屬員的話，又說連正途出身的道、府亦要一體考試。他聽了更氣的什麼似的，說：「我們自從鄉、會、復試，朝、殿、散館以及考差，除掉皇上，亦沒有第二個人來考過。咱如今不該做了他的屬員，倒被他搬弄起來，這個官還好做嗎！」說著，馬上要寫稟帖給撫台告病，說：「不幹了！我不能來受他的氣！」誰知他老人家正在鬧著告病，倒說一連接到親友兩封來信：一封是他一個至好朋友，還是那年由京裡截取出來，問他挪用過八百金，一直未曾歸還。如今那個朋友光景很難，所以寫了信來問他討。又一封乃是他的親家，現任戶部侍郎，從前定過他的小姐做兒媳，如今兒子已經長大，擬於秋間為之完姻，以了「向平之願」。這位侍郎公親家乃是他一向仰仗的。想想自己女兒也不小了，留在家裡無用，早晚總要出閣的。還帳要錢，嫁女兒亦是要錢，眼面前就有這兩宗出款，倘若不做官，更從何處張羅？因此空發了半日牢騷。

過了一夜，第二天便出門拜見首府。因首府是他同年，彼此知己，好打聽中丞這番考試屬員是個什麼宗旨，所考的是些什麼東西。首府同他說：「聽說也不過策論、告示、批判之類。」他說：「若說策論呢，對策不過翻書的工夫，鄉、會三場以及殿試，我輩尚優為之。至於作論，越發不是難事，不過做一篇散體文章，況且朝考亦要作論，這些都是做過的。至於擬告示，擬批，擬判，我兄弟雖是一行作吏，但自問並不同於俗吏所為，一向於這公事上頭卻也不甚留心，不甚了了。驟然拿個稟帖叫我批，說樁案子叫我判，叫我寫些什麼呢？」

首府乃是一個老滑，聽了說道：「這些事情，只要准情酌理，大致不錯，也就交代過去，沒有什麼煩難的。」他道：「總要選他格式才好。這些格式我肚子裡一向沒有，怎麼好呢？」首府道：「就像我兄弟出來做官，何曾懂得什麼格式，也不過書辦擬了上來，老夫子改好之後，再送我過目，瞧著有不對的，斟酌換兩個字罷了。老同年如其單要講究格式，其實只要一書辦足矣。」那位截取知府聽了，喜的了不得，連忙說道：「現在我兄弟就少怎麼一個人指點指點。如此就拜托同年，可否就在貴衙門裡書辦當中檢老成練達的賞荐一位，以便兄弟朝夕領教？也免得時刻來煩老同年。」首府被他纏不過，曉得他有痰氣的，如果不答應，一定還要纏之不休，只得應允。

等他到拜客回公館，那府裡的書辦也就來了。見了而磕頭稱「大人」，自己稱「書辦」。問他那一房，回說是「刑房」。這位太守公竟其異常客氣，因為他姓王，就稱之為王先生。又請王先生坐，王先生執定不肯。他說：「請教的事情多，坐了好商量。」原來這位太守公從前做八股的時候單練就一種工夫，是自己抄寫類書，把什麼「四書人物串珠」、「四書典林」、「文料觸機」等

類，一概自己分門別類，抄寫起來。等到用的時候，自然是有觸斯通，取之不竭。如今撫台要考官，他想考試都是一樣，夾帶總要預備的。他的意思很想仿照款式照編一部，就題個名字，叫做《官學分類大成》。將來刻了出來，不但便己，並可便人。通天下□八省，大大小小候補官員總有好幾萬人。既然上頭要考官，這種類書，每人總得買一部。一□八省一齊銷通，就有好幾萬部的銷場，不惟得名，而又獲利。看來此事大大做得。因此便把這意告訴了王先生。

王先生聽了，楞了一楞，說道：「案卷有幾千幾百宗，一時那裡查得齊！況且書辦管的單是刑科，還有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工五科的事情，再加現在的洋務、商務，一共有八九門，書辦一個人怎麼管得來呢。若是大人考較各種格式，依書辦的愚見，外面書鋪裡有一種書，叫做什麼《宦鄉要則》，買部來看看，大約亦有個六七成。」

那位截取太守公聽了甚喜，聽了一遍不懂，又問了一遍，把名字問明白了，立刻寫了個條子，叫管家去買。不到半點鐘工無，居然買了回來。翻開一看，只見各種款式都有些。他老人家翻來復去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原來這書竟同我們做時文的所讀的《制藝聲調譜》一樣，只要把他讀熟，將來出去做官自然無往不利了。」王先生道：「這些都是個呆的，至於其中的巧妙，在乎各人學問、閱歷，書上亦載不盡許多。」截取太守公道：「這個你可辦得來？」王先生道：「辦雖辦得來，不過幾句照例的話，隨便寫了上去，仍舊要師爺改了才好用。」截取太守公道：「我現在只要有你的本事，我就不愁了。」兩個人談了半天，就要留王先生吃飯。王先生不肯，起身告辭，特地叫他把他地名寫下，以便叫人來請。

等到王先生去後，這一位太守公足足盤算一夜，想來想去，自己本事總覺有限，不可冒昧出去應考，忽然悟到：「凡是考試都可以請槍手，理的，也有商量不出道理的，冒名頂替進場。等到明天，我何不把王先生找了來，就叫他充做我的跟班，一塊兒混了進去，等到題目下來，可以同他商量，豈不省事。」主意打定，次日一早便派人把王先生找來，同他密商此事，答應送他若干銀子，如得高等，得有差缺，另外補情。

王先生聽了，若笑不笑的躊躇了一回，說道：「大人既要書辦去做這個，為什麼昨天不說？書辦今天早上已答應了別人了。」截取太守公一聽大驚，心想：「人家倒比我還來得快！可見這事早已通行，在我今日並不算作創舉。」想罷，便問：「請你作槍的是誰？」書辦道：「是一位同知老爺，並不同大人一班。至於這位老爺的名字，書辦也不便說。橫豎到了那天，如其府、廳同一天考，只要書辦幫完了那邊，自然趕到大人這邊來效力。倘若不在一天，那話更好說了。」這位太守公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只得另打主意。

（槍手：冒名頂替、代人應考的人。）

原來這兩天所有的道員已經竭力運動，弄了什麼京信，撫台答應顧全他們的面子，免其考試，府廳以下均不能免。當下已定了府、廳為一天，州、縣人多分作三天，統通到課吏館聽候面試。至於佐雜各員則歸言道代勞。

閑話少敘。且說到了考試府、廳的那一天，撫台因係奉旨的事，不得不格外慎重。天甫黎明，憲駕已臨課吏館。司、道大憲通同堂參與考。各官一齊翎頂輝煌，靴聲橐橐，卻個個手跨考籃，同應試的舉子一樣。當下遂一點名給卷。點完之後，司、道退出，照例封門。撫台特留下兩員候補道作為場中巡綽官。當下發出題目牌。眾人擠上去看時，只見上面一共寫著兩個題目：一篇史論，一道策。史論題目是大家曉得的，總出在《御批通鑒輯覽》一部書上。策題問的是「膏捐」。這膏捐一事，有些抽大煙的老爺們或者還明白一二，至於那些不抽煙的以及平時連《申報》都不看的，還不曉得是什麼事呢。一時人頭簇簇，言三語四，聚了多少人商量，也有商量出道正在聚訟紛紛之際，忽聽得一片聲喧，說是拿住了槍手。只見許多穿袍子，戴帽子的老爺，扭住一個又胖又大的黑漢，說：「他進來冒名頂替做槍手，如今要拿他去回撫台。」後來那兩個監場的道台彼此商量了一回，齊說：「這事情鬧到大帥跟前，恐怕弄僵，不好收場。」便挺身出來打圓場，勸諸位放手：「把槍手交給我們二人，我們替你們稟明中丞，查明白他那本卷子是什麼人槍的。查明白了，一面撤去這本卷子，再把本人嚴參：一面把槍手另外一間屋子看管起來，等到開門的時候發交長沙縣嚴辦。諸位不要耽誤自己的工夫。這件事統通交給我二人便了。」一眾大人老爺們見這兩位道台說話在理，果然把槍手交出，眾人各自散去。那兩位道台這才進去面稟撫台。

撫台於此舉甚是頂真，一聽這話，忙說：「冒名頂替，照考試定章辦起來自要斬立決的。今天考試雖非鄉、會可比，然究係奉旨之事，既然拿到了槍手，兄弟今天定要懲一儆百，讓眾人當面看看，好叫他們有個怕懼。」說著，立刻叫巡捕官傳令開門，傳三大營，首府、縣伺候，說撫台大人今天要請大令殺人。眾官不知就裡，一齊奔到課吏館。誰知等了半天，即不見撫台出來，亦沒有別的吩咐。後來一打聽，不料拿到的那個槍手，查出那本卷子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撫台二少爺的妻舅。他因為要仰仗太親翁的提拔，所以特地捐了一個知府，寄托字下。正逢著撫台考官，這位大人乃是個一竅不通的，只得請了槍手，代為槍替。又有二少爺的內線，替他求求太親翁，料想超等總有分的。那知被人拿住了破綻。撫台一時未及查問明白，鬧得一天星斗，一時不好收蓬。眾人來了半天，巡捕上來請示，撫台只吩咐槍手發交首府，調三大營來，是恐怕再有人傳遞，特地叫他們來巡緝的，要殺人的話也就不提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